

【私房记忆】

鱼冻一碗慰乡愁

□卢兆盛

元旦假期，回了一趟老家。到家时，正是午饭时分。满满一桌子菜肴，鱼是主打菜——除了剁椒蒸鱼头、萝卜丝焖鲫鱼、酸辣椒炒鱼杂外，还有一碗鱼冻。这几样美味，都令我垂涎欲滴，胃口大开，尤其是那碗晶亮紧实的鱼冻，更让我惊喜无比；味蕾也全然绽放了！

鱼冻，我从小就特别爱吃。没想到这次回老家第一餐就吃上了，真是口福不浅。

说来也巧，我回来的头天，正好赶上村里的山塘干塘捞鱼，家家户户分了几十斤。知道我次日回来，父亲做晚餐时，特地煮了一锅水豆腐焖鲫鱼，并单独盛出一碗鱼汤。一夜工夫，鱼汤便凝成了鱼冻。

鱼冻的味道实在鲜美！我因此饭量大增，破例吃了两碗饭。

其实，鱼冻在乡下老家，还算不上一道台面菜，一般不用来待客，只是家人自己享用。况且一年四季，只有寒冬才有，当然，前提是得有鱼。

村后山脚下那口山塘，水面有数十亩宽，几股山泉汇入，水质好，鱼也长得快。与许多河流、水库一样，每年一到秋天，进入枯水期，山塘水位便开始下降；到了深冬，大片塘底露出，干塘捞鱼的时节也就到了。

捞鱼的快乐，孩子们感受最深。站在塘边看大人们捉鱼，身上冷得打颤，心里却暖烘烘的。那年头，毕竟一年难得开几次荤，捞鱼上岸，意味着能好好改善一下生活。而在冬日，一旦煮了鱼，便自然会有鱼冻。

鱼冻，其实就是凝固的鱼汤。老家人煮鱼，通常有两种做法——萝卜丝焖煮和水豆腐熬焖。佐料搭配也颇有讲究：鲫鱼和草鱼多用萝卜丝相配；雄鱼（外号“胖头鱼”）与鲶鱼，则更适合用水豆腐熬煮。不管哪种做法，都少不了姜、蒜与剁辣椒的“陪伴”。尤其是加入适量剁辣椒后，鱼肉与鱼汤的味道更为醇厚。整道菜微酸重辣，而剁辣椒那抹醒目的红艳，更添其色，使色香味臻于完美。

鱼汤经过一夜自然冷冻，便凝结成色泽晶莹，结构紧实、味道鲜美的鱼冻。入口爽滑不腻，鲜香满口，余味绵长。这本是冬日独有的享受，如今虽有冰箱，随时可制，但那终究是人工降温的“作品”，滋味终不及自然冷冻而成的鱼冻那样纯正、诱人。

好吃的我，也曾几次在炎夏借冰箱制作鱼冻。尽管做法悉如旧时，却总吃不出冬日鱼冻的滋味，更吃不出老家鱼冻的韵味。

其实我清楚，这反差的根源，并非味觉失灵，而是时间与地点皆已错位。世间许多菜肴，一旦离开故土，便再难复现原本的滋味。或许，这也正是乡愁生发的缘由之一吧。寒冬吃鱼冻，最好的所在，终究还是老家。

而今，鱼冻依旧晶莹，故乡的冬景也年年如约。可当年在塘边雀跃着捞鱼的孩子，已成了匆匆归乡的客。一碗鱼冻，凝住的不仅是鲜美的鱼汤，更是一段冻在时光里的温情岁月——有父亲掌勺时默默的惦念，有冬日山塘边喧闹的收获，有一家人围坐时呵出的暖意。这些记忆，随鱼冻在舌尖化开，涌上心头的，是比滋味更绵长、比寒冬更温暖的牵挂。原来，我们心心念念的，从来不只是食物本身，而是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，和时光里那些永远温热的人与事。

【烟火人间】

一丈之夫

□童卉欣

我住进病房的时候，里面两张床已经都有人——老太太躺着，老头坐着。

“只要不是中风就好，不是中风和癌症，就都好得快。”老头这样开始和我搭讪。

“康复科”的指示牌悬挂在门上，我猜测，老太太是中风，老头是陪护家属。

“你们住多久了？”我问。

“两个月了。”

冬天的夜色来得急，他们早早躺下了，老头不忘拉起帘子，隔开他们和我的床位，鼾声立起。

不多时，我听到老太太含混的声音：“伙计，伙计！”

“伙计”是本地女人对老公的俗称。

“么事？”

“屙屎。”

老头起床，很熟练的一套动作，服侍了老太，倒尿盆，冲洗，回床，再睡。我摸着手机一看，十二点多。

“师傅，师傅！”老太太又喊，需求还是一样的，也立马被满足。

“陈师傅，陈师傅……”

我再次被唤醒，也被老太太一夜几变的称呼，逗乐了。

陈师傅已经不大耐烦，半天才起身，也不倒尿盆了，用毕，胡乱推到床底下。老太太要喝水，咕嘟咕嘟几大口。

“少喝点儿！”老头嘟哝着，“你倒是睡不睡觉？”

“陈涛，陈涛！”老太太又唤，老头不搭理。又过了几分钟，听见起身动静。

一边听见拖椅子、拿盆，一边听见他说：“你只要不是睡着，就闹，就闹，一天天的，不让人安宁……”

“嗨，嗨，起了！”老太太第五次唤老头。我又看了手机，六点多，室外一缕晨曦隐约渗入窗棂。

“又是么事？你人没好，我倒是要先倒了，天天的这么折腾！”老头开始抱怨，老太太便一声不出了，也许是不好意思，也许是中风让她无法口齿伶俐。

“吃什么？我去买。”老头不睡了，起身拾掇了自己，又给老太太穿衣、洗脸、刷牙、梳头。

“吃米饭，就点家里的小菜，不好吗？又要吃面，你不能多吃面！”老头嘴上嘀咕着，身子却麻利地转下楼去了。

天大亮了，等到护士来测血压，老头拉开了隔帘，我才看清，一个衣服干净、头发顺滑的老太太，已经上半身笔直地坐在轮椅上——跟我想的全不一样——卧床两个月动弹不得的邋遢、臃肿、灰暗，并不在她身上。

伙计——师傅——陈师傅——陈涛——嗨——，我回想昨夜，又笑了。甭管这老头被唤作什么，甭管他嘴上多厌烦，他照顾老伴的“手艺”还真不赖。

老头推老太太去做治疗。不多时返回来，手上提了饭盒和水果，身后跟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女人推了个婴儿车。

“这是我女儿，来送饭的。”老头给我介绍。他把婴儿车上的男娃娃抱下来，笑着说：“来，来，大闹天官了！”

那小娃娃显然还没有“大闹天官”的能力，摇晃着身子在病房里走来走去。

“这是小外孙吧？”我问。

“嗯，我小女儿的。她有两个孩子，大的上小学，小的这个才一岁多，女婿在上海做事。我大女儿当老师的，忙得很；我儿子在国企上班，他更忙。几个孩子，都好，就是都忙。”

“饭送到了，你别管了，快带孩子回去。我身体挺好，没事，受得住！”老头催促女儿走，他抓住四处溜达的小宝宝，放进婴儿车里。

“我也得下去接你妈了，她理疗该做完了。”老头看着外孙，眉心的皱纹拉开了，笑得和窗外冬日晴天一样，热乎乎的。

帘子内外，一夜未宁。从“伙计”到直呼其名，那一声声含混的呼唤，是病痛中的依赖，也是漫长岁月里刻下的习惯。他嘴上总挂着抱怨，手上却从没慢过半分。这份陪伴，早已褪去了甜言蜜语的形式，沉淀为不言不语的守护。生命的寒冬里，最暖的莫过于此：任你怎样呼唤，总有人应答；任时光怎样消磨，总有人守在身旁，把琐碎的艰辛，过成踏实的一天又一天。这，或许就是相守最朴素的真相。

【念念亲情】

点点滴滴忆姥爷

□王毅伟

山东的风，曾吹过您少年的衣襟；包头的雪，曾落满您青年的肩头。姥爷，您这一生，走过烽火，踏遍荒原，从齐鲁大地到塞北草原，将青春与热血铺成了共和国的钢铁脊梁。您是扛过枪的老军人，是响应号召支援包钢建设的拓荒者。您把山东人的筋骨与血性，深深扎进了这片土地，也把故土的礼义与温厚，传给了我们这些后辈。

您爱干净，爱到近乎虔诚。衬衫最上面那颗扣子，您永远系得一丝不苟；床单若有一丝褶皱，您便要抚平了才肯安心。这是您对生活的敬意，也是骨子里军人的自律。您常说，人活着要立整，要体面，要对得起自己。如今想来，那不仅是习惯，更是您一生做人的准则——清清白白，端端正正。

您也爱逞强，爱和我们掰手腕。每逢年节团聚，您总要挽起袖子，露出青筋虬结的小臂，笑着问一句：“来，看看姥爷老没老？”我们哪里是您的对手。您赢了，便笑得像个孩子，那笑容里藏着的，是您不肯服输的倔强，也是对承欢膝下的欢喜。

可您在牌桌上却换了一副模样。逢年过节，一家人围坐打扑克，您的手气总是出奇地好，一把好牌攥在手心，却偏偏要“失误”，要“看走眼”，把赢的机会悄悄让给我们。您以为我们瞧不出来吗？我们都瞧得出来，只是谁也舍不得戳破您那点小心思。掰手腕您要赢，打扑克您却甘愿输——您这一生，把最好的牌都攥在自己手里，却把所有的“赢”，都让给了我们。

您又是那样温柔。小时候我尿床，是您替我洗被褥，从不嫌脏，从不嫌烦。那只茶叶桶改成的存钱罐，至今还立在我记忆的深处——您省吃俭用，袜子补了又补，却总要从那铁皮桶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票子塞进我手心，说：“拿去花，姥爷有。”您哪里有呢？您只是把所有的“有”，都给了我们。您常说，施比受更为有福，您用一生践行着这句话，把爱给出去，把亏欠留给自己。

还有那盘炒圆菜。多少年了，我再没吃过那个味道。不是厨艺失传，是您不在了，那味道便也随您去了。人间至味，从来不在舌尖，而在心上。

您还教我下象棋。车马炮，将军象，您一子一子地教，又一局一局地让。您说，棋如人生，要走一步看三步。如今棋盘犹在，执子的人却已远行，我终于明白，有些课，是要用一生去懂的。

您最爱坐我的车。每次出门，我给您放《东方红》和《打靶归来》，您便挺直腰板，一路高歌。那歌声里，有您的青春，您的荣光，您的来路。那是一个老军人对岁月最深情的敬礼。

您一辈子把“谢谢”挂在嘴边，对谁都客客气气，礼数周全。您说，人要懂得感恩，受人滴水之恩，当以涌泉相报。这是齐鲁之风，是君子之礼，更是您留给我们最朴素也最厚重的教诲。

如今，您已离我们而去。那里没有病痛，没有眼泪，只有光，只有爱，只有永恒的安息。

姥爷，您慢些走。容我们再看您一眼——看您系好的最后一颗扣子，抚平的最后一道褶皱，从容而体面地，走进那光里。

您放心，您教的棋我们会下，您唱的歌我们会记，您给的爱我们会传。

此生能为您的外孙，是我莫大的福气！

姥爷，我们爱您！